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

### 第九回 陶土工具結無辭 狄縣令開棺大驗

卻說狄公見周氏問他開棺無傷，誣害良民，律例上是何處分，狄公冷笑一聲道：「本縣無此膽量，也不敢窮追此案。昨已向你婆婆說明，若死者沒有傷痕，本縣先行自己革職治罪。此時若想用言恐嚇，就此了結這案件，在別人或可為汝蒙混，本縣面前也莫生此妄想。」傳令將唐氏周氏先行帶往屍場。一聲招呼，那些差役也不由她辨別，早已將她二人拖下，推推擁擁，上了差轎，直向高家窪而去。狄公隨即也就帶同刑仵等人，坐轎而去。一路之上那些百姓，聽著開棺揭驗，皆說輕易不見的事情，無不攜老扶幼，隨著轎子同去看望。約有午初時分，已到皇華鎮上。早有何愷代土工陶大喜前來迎接，說道：「屍場已布置停妥，請太爺示下。」狄公招呼他兩人退下，向著洪亮道：「汝前日在浴堂裏面，聽那袁五說，那個洗澡的後生，就開店在畢家左近，汝此刻且去訪一訪，是何姓名，到高家窪回報。本縣今日諒來不及回城，開驗之後，就在前日那客店內暫作公館。」吩咐已畢，復行起轎前行，沒有一會時節，早已到了前面。只見墳塚左首，搭了個蘆席棚子，裏面設了公案，所有聽差人眾，皆在右首。蘆席棚下，挖土的器具已放在墳墓面前。狄公下轎，先到墳前，細看了一遍，然後入了公座，將陶大喜同周氏帶上問道：「前日本縣在此，汝說這墳墓是畢家所葬，此話可實在麼？此事非比平常，設若開棺揭驗，不是畢順，這罪名不小，那時後悔就遲了。」陶大喜道：「小人何敢撒謊，現在他母親妻子，全在此地，豈有訛錯之理。」狄公道：「非是本縣拘執，東周氏百般奸惡，她與本縣還問那誣害良民的處分呢。若不是畢順的墳家，不但阻礙這場相驗，連本縣總有了罪名了。汝且具了結狀，若不是畢順，將汝照例懲辦。」隨向周氏說道：「汝可聽見麼？本縣向為百姓理案，從無袒護自己的意見。可知這一開棺，那屍骸骨就百般苦惱，汝是他結發的夫妻，無論謀殺這樣，此時也該祭拜一番，以盡生前的情意。」說著就命陶大喜領她前去。畢順的母親見狄公同她媳婦說了這話，眼見得兒子翻屍倒骨，一陣心酸，忍不住嚎陶大哭，揪住周氏說道：「我的兒啊，我畢家就如此敗壞！兒子身死，已是家門不幸，死了之後還要遭這禍事。遇見這個狗官，叫我怎不傷心。」只見周氏高聲的說道：「我看你不必哭了，平時在家，容不得我安靜，無辜帶人回來，找出這場事來，現在哭也無益。既要開棺揭驗，等他驗不出傷來，那時也不怕他是官是府。皇上立法，叫他來治百姓的，未曾叫他害人，那個反坐的罪名，也不容他不受。叫我祭拜我就祭拜便了。」當時將她婆婆推了過去，自己走在墳前，拜了兩拜，不但沒有傷心的樣子，反而現出那淫潑的氣象，向著陶大喜罵道：「你這老狗頭，多言多語，此時在他面前討好，開驗之後，諒也走不去。你動手罷，祖奶奶拜祭過了。」陶大喜被她罵了一頓，真是無辜受屈的，因她是個苦家，在屍場上面，不敢與她爭論，只得轉身來回狄公。狄公見周氏如此撒潑，心下想到：「我雖欲為畢順伸冤，究竟不能□分相信，因是死者的妻子，此時開棺翻骨，就該悲傷不已，故令她前去祭拜，見她的勸靜，哪知她全不悲苦，反現出這凶惡的形象，還有什麼疑惑，必是謀殺無疑了。」隨即命土工開挖。

陶大喜一聲領命，早與那許多夥計，鏟挖起來，沒有半個時辰，已將那棺柩現出。眾人上前，將浮土拂了去，回稟了狄公，抬至驗場上面。此時唐氏見棺柩已被人挖出，早哭得死去活來，昏暈在地。狄公只得令人攙扶過去，起身來至場上，先命何愷同差役去開棺蓋。眾人領命上前，才將蓋子掀下，不由得一齊倒退了幾步，一個個嚇個吐舌搖唇，說道：「這是真奇怪了，即便身死不明，決不至一年有餘，兩只眼睛猶如此睜著。你看這形象，豈不可怕！」狄公聽見，也就到了棺柩旁邊，向裏一看，果見兩眼與核桃相似，露出外面，一點光芒沒有，但見那種灰色的樣子，實是駭異。乃道：「畢順，畢順，今日本縣特來為汝伸冤，汝若有靈，趕將兩眼閉去，好讓眾人進前，無論如何，總將你這案訊問明白便了。」哪知人雖身死，陰靈實是不散，狄公此話方才說完，眼望著閉了下去。所有那班差役，以及閒雜人等，無不驚嘆異常，說這人謀死無疑了，不然何以這樣靈驗。當即狄公轉身過來，內有幾個膽大差役先動手，將畢順抬出了棺木，放在屍場上面，先用蘆席遮了陽光。仵作上來稟道：「屍身入土已久，就此開驗，恐難現出。須先洗刷一番，方可依法行事。求太爺示下。」狄公道：「本縣已知這原故，但是他衣服未爛，四體尚全，還可從減相驗，免令死者再受洗刷之苦。」仵作見狄公如此說，只得將屍身的衣服輕輕脫去，那身上的皮膚，已是朽爛不堪，許多碎布，粘在上面，欲想就此開驗，無奈那皮色如同灰土，仿佛不用酒噴，則不明傷痕所在，只得復行回明了。狄公令陶大喜擇了一方寬展的閒地，挖了深塘，左近人家，取來一口鐵鍋，就在那荒地上，與眾人燒出一鍋熱水，先用軟布浸濕，將碎布揩去，復用熱水在渾身上下，洗了一次，然後仵作取了一鬥碗高糧燒酒，四處噴了半會，用布將屍者蓋好。

此時屍場上面，已經人山人海，男女皆挨擠一團，望那許作開驗。只見他自頭臉兩陽驗起，一步一步到下腹為止，仍不見他稟報傷痕，眾人已是疑惑。復見他與差役，將屍身搬起翻過，脊背後頭，頂上驗至谷道，仍與先前一般，又不見報出何傷。狄公此時也就著急，下了公案，在場望著眾人動手。現在上身已經驗過，只得來驗下半部腿腳，所有的皮膚骨節，全行驗到，現不出一點傷痕。仵作只得來稟狄公，說：「小人當這差使，歷來驗法，皆分正面陰面，此兩處無傷，方用銀簽入口，驗那服毒藥害。畢順外體上下無傷，求太爺示下。」狄公還未開口，早有那周氏揪著了許作怒道：「我丈夫身死已一年，太爺無故誣害，說他身死不明，開棺揭驗，現在渾身無傷，又要銀簽入口，豈不是無話搪塞，想出這來害人！無論是暴病身亡，即使被這狗官看出破綻，是將他那腹內的毒氣，這一年之久，也該發作，豈有周身無傷無毒，腹內有毒之理？他不知情理，你是有傳授的，當這差役，非止一年，為何順他的旨令，令死者吃苦？這事斷不可行！」說著揪了仵作，哭鬧不休。

狄公道：「本縣與你已言定在前，若是死者無傷，情甘反坐。這項公事，昨日已申詳上憲，豈能有心搪塞？但是歷來驗屍，外體無傷須驗內腹，此是定律，汝何故揪著公差，肆行撒潑，難道不知王法麼？還不從速放下，讓他再驗腹內。若果仍無傷，本縣定甘反坐便了，此時休得無禮。」周氏說道：「我看太爺也不必認真，此刻雖是無傷，還可假詞說項，若是與死者作對，驗畢之後，仍無毒物，恐你反坐的罪名，太爺就掩飾不來了。」一番話，說得仵作不敢動手。不知狄公當時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